|  |  |
| --- | --- |
| 课题：教育之法——循循善诱 | |
| 教师活动 | 学生活动 |
| 语源：颜渊喟然叹曰：“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。夫子循循然善诱人，博我以文，约我以礼，欲罢不能，既竭吾才，如有所立卓尔。虽欲从之，末由也已。”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 | 今译：（春秋时期，孔子的学生对孔子非常崇拜，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之一，他称赞孔子的教学方法。）颜渊感叹地说：“（对于老师的学问与道德），我抬头仰望，越望越觉得高；我努力钻研，越钻研越觉得不可穷尽。看着它好像在前面，忽然又像在后面。老师善于一步一步地诱导我，用各种典籍来丰富我的知识，又用各种礼节来约束我的言行，使我想停止学习都不可能，直到我用尽了我的全力。好像有一个十分高大的东西立在我前面，虽然我想要追随上去，却没有前进的路径了。” |
| 导读：孔子的循循善诱人，体现了教学的艺术之境。循循是有步骤、有顺序、由浅入深的状貌，它体现的是教育的智慧。 | 小组讨论交流：  1、你还能分享一些古人循循善诱，动之以理晓之以情的故事吗？  针对国人出现的不文明旅游言行，你觉得是循循善诱还是严管重罚？ |
| 谈古论今：  一、循循善诱 启发自觉——周恩来与张伯苓  张伯苓是周恩来在南开中学读书时的校长，是著名的爱国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。他是坚决主张抗日的，但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蒋介石身上。1938年7月，国民参政会成立，蒋介石拉拢张伯苓做副议长。自此七八年间，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。对张伯苓这样一个政治上有些糊涂又有相当声望的人，周恩来并没有把我们的政治态度和思想认识强加于他，让他接受，而是循循善诱，启发自觉。周恩来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工作。  　　一是从正面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所作的贡献。1938年底，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来到重庆，张伯苓也居住在重庆。张伯苓居住的重庆南开中学宿舍——津南村，是社交活动中心；傅作义、柳亚子、范旭东、侯德榜都住在那里。文化界名人郭沫若、曹禺、舒绣文、陶金、钱千里等常去津南村。国民党方面的要人，如当时的重庆市长吴国桢等也常来常往。周恩来为广泛团结爱国人士，把这里当作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阵地之一，几乎每个周末都要来，同张伯苓等人见面，通俗易懂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，宣扬八路军将士的英勇事迹。张伯苓在一旁很愿意倾听。有时周恩来和吴国桢等人激烈辩论，张伯苓对他们说：“我看什么时候你们两个人不吵了，中国就好了。”周恩来说，“这不是我们个人之间的问题”，启发张伯苓的觉悟。1939年1月初，周恩来应邀到南开中学做报告，张伯苓亲自主持会议。周恩来借此机会作了《抗日必胜的十大论点》的报告，并巧妙结合南开的“公能”校训作了新的阐发。他说：“在当前，公，就是国家大事，就是抗战到底，取得最后胜利，把日本侵略者赶出我们神圣领土；能，就是学习，学好抗日的本领、建国的本领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，建设一个强大国家”。用这样的宣传来引导张伯苓走向正确的抗日救国之路。  　　二是摆事实，讲道理，和蔼相劝。有一天，周恩来和曹禺到南开中学去见张伯苓，张伯苓留他们吃饭，席间还有张伯苓的弟弟张彭春。张彭春与周恩来展开了讨论，表现出对共产党的主张不以为然。周恩来心平气和地向他解释说：“你说得不对，不符合事实。”然后列举了许多事实来说服张彭春。张伯苓在一旁认真听着，未置可否，但内心是诚服的。抗战后期，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迫使国民党政府尽快投降，于1944年4月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，侵入河南、湖南、广西、广东等省大部分地区和贵州部分地区。国民党借此机会大力扩充兵源，为以后实行独裁统治作准备。这年冬天国民党打出“一寸河山一寸血，十万青年十万军”的旗号，竭力鼓动青年学生从军。针对这个情况，周恩来又到学校对张伯苓和蔼地进行劝导，向他揭穿蒋介石借抗战之名，拼凑武装力量的阴谋。张伯苓受到启发，事后他说：“一寸河山一寸血，十万青年十万军不是一件好事。”对这次“从军”运动，南开师生进行了抵制。  　　三是用自身的行动加以影响和感化。张伯苓晚年，曾在蒋介石多次敦请下出任南京政府考试院院长。用张伯苓自己的话来说，是在为蒋介石“跑龙套”，没多久，就感到后悔。他在南京呆了几个月，便以养病为名避居重庆南开中学。此时蒋介石的政权行将覆亡。蒋介石退守重庆后，两次亲到张伯苓的住所，劝其一同逃往台湾。蒋介石飞往台湾后，蒋经国又奉命前来劝行。张伯苓的心情很矛盾。此时，在北京的张伯苓的老朋友傅作义将军很关心他的安危，向周恩来报告了张伯苓仍在重庆的消息。周恩来当即决定要设法传达消息到重庆，不让张伯苓去台湾。不久，周恩来托人给张伯苓捎去一封“无名氏”的信，信上说“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”。张伯苓熟悉周恩来中学时代的“飞飞”笔名，知道这是周恩来在关键时刻对他的关照和爱护，从而坚定了拒不去台湾、迎接重庆解放的决心，掀开了他晚年历史的新篇章。  　　1950年5月初，周恩来亲自安排飞机接张伯苓及其夫人，并请在重庆的邓小平给予协助。张伯苓到达北京时，周恩来特派童小鹏和秘书何谦前往机场迎接。傅作义亲自陪张伯苓住到自己的家里。张伯苓刚到，周恩来就匆匆赶去亲切问候。此后，周恩来常去看望他，对他寄予很大希望，热情期待他的自我认识，耐心等待他的自我转变。张伯苓十分感佩，他对亲友说：“我活了七十多岁，与政府高级官员谈话还没有一个人象周恩来那样推心置腹。”张伯苓逐渐地认识了新中国，同时也承认了他过去迷信蒋介石的错误，政治态度和思想认识有了根本的转变。 |